

東方研究

二〇〇〇年

北京大學 東方學研究院 編

經濟日報出版社

东 方 研 究

2000 年论文集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编

主 编	张 玉 安	
副主编	赵 杰	
编 委	李 强	李 政
	林丰民	姜景奎
	蒋和平	
秘 书	安晓朋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1 年 4 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研究 2000 年论文集/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编.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4

ISBN 7-80127-838-0

I. 东… II. 北… III. 东方学—文集 IV. K1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02 号

编 者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	古 悦
责任校对	陈志敏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
规 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2.5 印张
版 次	2001 年 4 月 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127-838-0/G·333

定价 28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东方研究》关于试行匿名 审稿制的若干规定

为提高刊物质量,确保刊载稿件的学术水准,本刊按照国际学术刊物的通行惯例,实行匿名审稿制度。评审程序及有关规定如下:

一、编辑部负责对来稿进行初审。编辑的审稿职责是:判定稿件是否符合刊物的宗旨和定位,是否遵循学术论文的基本写作规范。例如注释和参考书是否完备,引文来源是否可靠,语言表述是否清晰,等等。同时,对稿件的学术质量作出初步评价,对稿件是否进入正式评审程序提出意见。

二、对进入正式评审程序的稿件,编辑部隐去其作者姓名、身份和工作单位,并进行初审投票,然后根据稿件的论题,从校内外聘请有关专家(含本刊编委)对稿件进行评审。专家的审稿职责是,判定选题是否有价值和创意,是否对相关课题有所推进,论证是否严密,结论是否可靠,等等。

三、编辑部为评审者的工作保密,在书面通知作者稿件处理意见时,只提供评审意见,不向编辑部以外人员和作者本人透露审稿者的姓名、身份、工作单位和审稿的内容。在涉及稿件处理时与作者的一切联络,均以编辑部的名义,而不以任何个人名义。

四、审稿者如发现本人系作者的直系亲属、研究生导师、指导教师或论文的合作者,应主动回避。

五、评审专家将评审结果写成较详细的评审意见书,对评审意见书必须严格保密,并妥善存档。评审结果分三种情况:可用,不可用,修改后可用。

六、评审专家判定为可用的稿件返还编辑部后即进入正式编辑程序,编辑须根据专家的评审意见对稿件进行删节等技术处理。不可用稿件由编辑部书面通知作者稿件处理意见。

七、经评审专家判定为修改后可用的稿件由编辑部书面通知作者,并寄(退)回原稿,建议作者根据专家的评审意见对稿件进行修改。修改后的稿件交由评审专家复审,经鉴定有较大的质量改进,达到了出版水平,即进入正式编辑程序;反之,则由编辑部作退稿处理。

八、一般情况下,评审专家对稿件享有终审权,任何人不得无故改变评审结果。但如果遇到个别有争议的稿件,编辑部可聘请第二名评审专家进行复审,提出评审意见。如有必要,报请编委会讨论决定,或由主编决定是否刊用。

九、编辑部承担一切评审费用。

十、稿件必须直接交给编辑部秘书,不得通过编委会转交。

《东方研究》编辑部

2000年10月15日

目 录

《东方研究》关于试行匿名审稿制的若干规定	(1)
----------------------------	-------

文学、诗歌编

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研究	陈岗龙(2)
苏阿德·萨巴赫的诗学见解	林丰民(19)
早期印度波斯语诗歌	刘曙雄(33)
我观《帕罗赋》	晓 睿(45)
巴金与岛崎藤村的同名小说《家》的家长形象比较 ..	于荣胜(55)
戈拉性格的矛盾性及其形成的原因	唐仁虎(70)
介南德尔·古马尔长篇小说创作简论	魏丽明(82)
德胡达和他的杂文	滕慧珠(99)

语言、文字编

论腓尼基字母文字产生的历史条件	李 政(110)
汉语与东南亚诸语的接触关系	赵 杰(122)
汉藏语言理论研究的方向和目标	瞿霭堂(133)
缅、泰人称代词的比较及其文化的异同	胡 静(145)
谈“新秩序”时期印尼语的几个弊端	蔡金城(156)
浅析印尼语和马来语的异同	罗 杰(168)

哲学、宗教编

耆那教及其哲学思想	张保胜(178)
-----------------	----------

《婆私吒精华》初探·····	高 鸿(193)
17~18 世纪什叶派教法学派的发展 ·····	吴冰冰(203)
宗教民族主义与印巴核对抗·····	姜景奎(215)
建立在“六缘”关系上的中缅文化交流·····	汪大年(232)
成吉思汗与道教·····	王 浩(254)

政治、经济编

早期印度苏非派的传入及其特点·····	唐孟生(266)
苏加诺的番查希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比较·····	梁敏和(283)
印度文化对骠国文化的影响·····	杨国影(301)
简谈贯穿伊朗历史的两对关系·····	程 彤(316)
巴基斯坦的“穆哈吉人”问题·····	孔菊兰(327)
东亚金融危机的理性思考·····	张旭东 张吉焕(341)
浅析缅甸的投资环境与投资机遇·····	姜永仁(359)
10 世纪至 19 世纪中国与菲律宾交往中贸易的 发展与变迁 ·····	吴杰伟(374)
叙利亚经济现状和发展·····	李生俊(384)

文学、诗歌编

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研究

陈岗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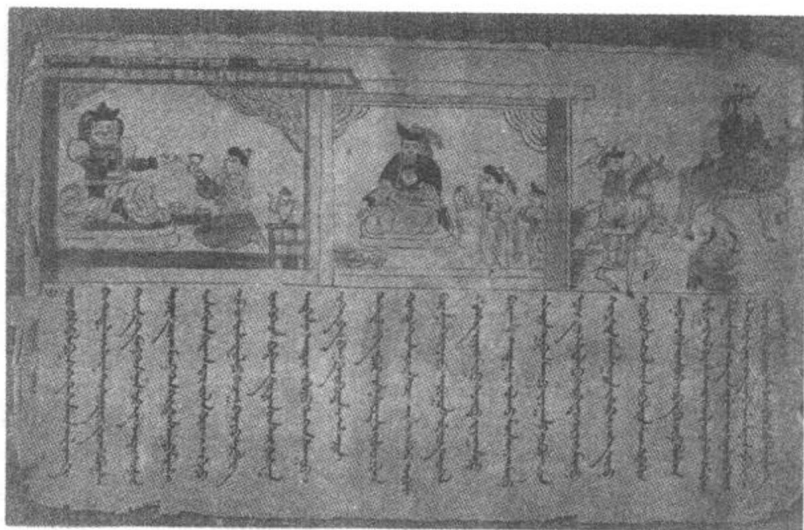
蒙古人中流传的《目连救母经》有 17 世纪内蒙古的著名翻译家西热图·固师·绰尔吉和喀尔喀蒙古的阿拉坦格日勒·乌巴什根据同一个藏文佛经翻译的《目连救母经》的木刻本和各种手抄本、丹巴道尔吉·固师翻译的韵文体《目连救母经》以及民间绘图本《目连救母经》三种。

西热图·固师·绰尔吉和阿拉坦格日勒·乌巴什翻译的《目连救母经》由佛陀的两大弟子大目犍连与舍利子皈依佛陀的本生故事和目连救母两大部分组成。其前半部分的内容不见于中国的目连救母故事(变文、佛经和宝卷)和目连戏,是蒙古文《目连救母经》所独有的。丹巴道尔吉·固师翻译的韵文体《目连救母经》的内容与中国戏剧形态或非戏剧形态目连救母故事基本相似。而绘图本《目连救母经》的内容和丹巴道尔吉·固师的译本相同,也就是说,绘图本《目连救母经》与中国目连救母故事有共同点。因此,蒙古国学者达木丁苏荣、德国蒙古学家海西希等曾经都谈到过蒙古文《目连救母经》中受中国目连救母故事的影响。特别是海西希指出:“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清楚地说明了来自于《目连变文》中描述的中国目连故事的影响。目连把家产分为三份,并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施舍和虔诚于佛教的事业,但是目连的母亲滥用这份家产,并欺骗自己的儿子,从而受到暴死的报应,堕入地狱的最底层。后来因为佛祖的出面,目连母亲才终于脱离了地狱。根据藏文翻译的《目连救母经》中并没有这个题材。因此,蒙古文绘图

本是从藏文佛经翻译的《目连救母经》经典文本和中国(汉语)目连救母故事主题及母题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叙事文本。”^①不过,我们认为,蒙古文《目连救母经》中的中国目连故事影响并不是来自于目连变文,而是插图本的《佛说目连救母经》。

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研究插图

1. 科学院版本第三叶上



一、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的版本

我们所知道的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有六种版本。它们分别是：

1. 哥本哈根图书馆藏本 Mong417, 全名《Qutugtu yeke quriyanggui-tu Molon toyin bodisadu eke-dür iyen açi tusa-yi qarigu lugsan namtar-unsudur》, 来自于内蒙古的察哈尔。手抄本, 共48

叶,正面文字,背面彩图。是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中插图最精美的版本。^②

2. 科学院版本第四叶上



2. 哥本哈根图书馆藏本 Mong418,全名《Yeke ridi qubilgantu Molon toyin-u eke-yin ači-i qarigulugsan tugui bölüge》,根据海西希的研究,来自于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旗,约成书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彩色插图。^③

3. 列宁格勒藏本《目连救母经》。上图下文,彩色插图。来自于喀尔喀蒙古。

4. 匈牙利蒙古学家卡拉(G·Kara)的个人收藏本《目连救母经》,彩色插图,手抄本。俄罗斯纸,纸张商标“Fabrika Naslednikov Sumkina”,制造日期为 1829 年。插图全部表红色边框,图画先用铅笔绘成,再用水彩着色。大约成书于 19 世纪中叶。该经为一部残经,缺目连母亲在王舍城投生为母狗以后的内容。插图共 13 叶,实际上第 2~8 叶的插图为上下两幅图,第 9~13 叶每幅由 4

组插图构成,这些插图在其他绘图本《目连救母经》中都分别独占一叶。因此,该经实际上共有 35 幅插图。匈牙利学者沙尔可兹公布了该经所有这些插图,并发表了与图相配的说明文字的拉丁文字母转写和英文译文。以下简称卡拉本。

5. 蒙古国甘丹寺收藏本《目连救母经》, 全名《Molon Toyin-uke-yin açi-yi qarigulugsan sudur》, 该经是用藏文字母拼写蒙古语的。在拼写中存在无法用藏文字母准确记录蒙古语长元音和不分词与词之间的界限通篇连写等问题。本文主要根据达木丁苏荣的复原本进行比较研究。此外, 1992 年乌兰巴托出版的《目连救母经》中公布了该经的全部插图, 共 39 幅。从插图中目连母亲的服饰看, 并没有其他几种绘图本那样的喀尔喀蒙古服饰特色。因此, 该经可能来自于内蒙古。以下简称甘丹寺本。

6. 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收藏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 彩色插图, 手抄本, 共 46 叶, 除了第 1 叶和第 24 叶的前言、后语外, 均为上图下文形式。也是在俄罗斯纸上抄写和绘制的。纸张商标同样是“Fabrika Naslednikov Sumkina”, 由此可以推断出其成书时间也是 19 世纪中叶以后。前言中说: “读过该经的任何人如果积德行善, 成佛无疑; 如果积恶造罪, 不但今世所事无成, 还连累来世遭罪种种。因此, 时常要想着救济众生, 忌讳杀生, 施舍贫穷, 供奉喇嘛三宝, 孝敬父母, 必得佛神保佑; 如果相反, 后世将会受种种痛苦, 永难解脱。为此, 告戒众生, 写此数言。”后语的笔迹与经文的正文部分不同, 可能是主持绘制绘图本的人自己写的, 其中道出了绘制《目连救母经》以告诫世人的劝善目的。笔者 1999 年在蒙古国留学期间阅读了该经并复制下来, 因此该经将是本文重点分析文本。以下简称科学院本。

二、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与丹巴道尔吉·固师翻译的《目连救母经》的关系

蒙古文绘图本的成书基本上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在西热图·固师·绰尔吉和喀尔喀蒙古的阿拉坦格日勒·乌巴什翻译的《目连救母经》之后出现的。在上面提到的六种版本中,我们选择 Mong417 本、卡拉本、科学院本和甘丹寺本四个版本做比较研究。经过具体内容的比较,我们初步断定 Mong417 本与科学院本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可能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如 Mong417 本与科学院本中目连出国经商以后目连母亲所犯罪行都是先残忍宰杀各种牲畜,再棒打三宝师僧。而卡拉本和甘丹寺本中是两个事件的顺序正好相反。

Mong417 本中说:“Molon gatun Mydgal-i qudalduga-dur oddugsan qoyina olan quwarag ireged burqan-i takiju takil beledcü olan nom-i ungsiqui-dur čikin-dur minü sonosgulun buu jangginaba kemen burqan takil-ud-i unagaju orkigad olan quwarag-ud-i urtu modu bariju kögen yabugulugad qural nom-i tasulba.”^④(目连夫人在目连出国经商的背后,众多僧侣来到家中供奉佛陀,诵经念佛的时候,目连夫人说:“不要让我听到他们的吵杂声”,于是手持长棍棒打僧侣,将他们赶出家门,断了佛事。)

科学院本中说:“jiči tengdeče Molom qatun anu labug-yi qudulduğan-dur gadagsi oddugsan qoyina olan quwarag-yi ireged burqan-i takiju takil baling beledkejü olan nom-yi ungsiqui-dur Molom qatun minü čikin-dür buu üjegüle kemeged burqan takil nigud-yi quriyan unaju orkigad olan quwarag-ud-yi urtu modu berege-ber jangčiju kügen yabugulugad qural nom-yi tasulju maguudur üjeged küngde yeke nigül-i durabar üleddüjü sagubai.”(目连夫人在目连出国经商的背后,众多僧侣来到家中供奉佛陀,诵经念佛

的时候,目连夫人说:“不要让我听到他们的吵杂声”,于是手持长棍棒打僧侣,将他们赶出家门,断了佛事。)(第4叶上下)

而且,科学院本与卡拉本和甘丹寺本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如天地诸神和百鸟为目连孝心所感动的场面的描写,三个版本就体现出分歧。

卡拉本中说:“tegun-eče deger-e tngri-ner tabun öngge-yin bugu bolun qubilju aman-dur čēčeg jaguju ireged eke-yin kegür-ün emüne talbiba:čagan qun sibagu egülen-eče baguju ireged nidün-eče nilbusun čuburigulun eldeb jüil-ün sibagu-nugud qosigu-bar siroi jögegen tere kegür deger-e talbibai.”(从此,诸天神化作五色鹿,口衔鲜花,置于目连母亲坟墓前;白天鹅从云中飞下来,眼中流泪,百鸟皆嘴衔泥土,添于目连母亲的坟墓。)^⑤

甘丹寺本中说:“tegun-eče deger-e tngri-ner tabun öngge-yin bugu bolun qubilju aman-dur čēčeg-i jaguju ireged eke-yin kegür-ün emüne talbiba:čagan qun sibagu egülen-eče baguju ireged nidün-eče nilbusun čuburigulun eldeb jüil-ün sibagu-nugud qosigu-bar siroi jögegen tere kegür deger-e talbibai.”(从此,诸天神化作五色鹿,口衔鲜花,置于目连母亲坟墓前;白天鹅从云中飞下来,眼中流泪,百鸟皆嘴衔泥土,添于目连母亲的坟墓。)^⑥

科学院本中说:“tegunče deger-e tngri-neri bügüdeger irejü tabun öngge-yin bugu-a aman-dur čēčeg-i jaguju iriged eke-yin kegüür-yin emüne talbilba:čagan qung sibagun egülen-eče baguju iriged nidün-eče čisun čuburagulun eldeb jüilün sibagud qosigu-bar siroi jögen tere kegüür-ün degere talbibai.”(从此,诸天神都来哀悼,五色鹿口衔鲜花,置于目连母亲坟墓前;白天鹅从云中飞下来,眼中出血;百鸟皆嘴衔泥土,添于目连母亲的坟墓。)

在三个版本中,卡拉本和甘丹寺本中天神化作五色鹿,白天鹅眼中流泪;而科学院本中天神前来哀悼和五色鹿口衔鲜花是分开

的,而且白天鹅眼中出血。由此,可以把这四个版本分成两组——Mong417 本与科学院本、卡拉本与甘丹寺本,而且它们分别来自于两个不同的译本。那么,这两个译本是什么样的译本呢?首先我们在四个绘图本与丹巴道尔吉译本之间进行比较。

科学院本中目连出国经商临走前吩咐母亲说:“ijei minü ta gertegen saguju margasi-ača ekilen burqan-dur jula küči-i ergüjü nom-yi ungsigulju bačag bariju öglig üggüged ,bursang quwarag-ud-tur bangwad idegen-i sayitur ergüjü takin sagu. yeke ba бага terigüten-i asaran degedüs ba ebüged nasutan-i yosučılan küngdüleged edüre süni-yin čag-tu ürkülji buyan-i quriyaju arigun süsüg sedkil-i egüske. ijei minü qoitu jayagan-du burqan-u qutug-yi olqu mön. ijei minü asarin gurban maguu jayagan-u jobulang-un üreyi tasulqu qeregtei. ijei minü kičiyegtün kemebe. ”(母亲您留在家中,从明日起给佛烧香点灯,给三宝师僧广设施舍,爱护幼儿,孝敬老人,不分白天黑夜要时常行善积德,这样母亲您日后必将获得佛果。母亲啊,您可要断绝世间三恶运的苦果,母亲您千万不要忘记孩儿的吩咐。)

丹巴道尔吉译本中有这一段话:

sayitur gertegen saguju managar üdesi

sača küji jula tülejü, nom ungsi.

sakin bačag bariju üglige üggüged

sagar ügegüy-e bursang quwarag-ud-tur binwad idegen üg.

ötügüs-i yeke kündüle.

öcükен bogonis-i asara.

edür büri buyan-i quriya.

ürküljide arigun süsüg sedkil-i egüske.

aburita qoyina jayagan činü dügürbesü

aldartu burqan-u qutug-i olqu či.

asuri gurban magu jayagan-u
angkita möri tasulqu či kemebe.^⑦

而卡拉本和甘丹寺本中没有目连对他母亲所说的这段话。

另外,只有科学院本的结尾与丹巴道尔吉译本一致,缺少目连母亲转生为婆罗门的女儿,世尊把目连母亲直接由狗身超度到天宫。科学院版本中说:“tengdeče Molom qatun inü ene buyan-u kücün-ber noqayi-yin türül-eče tonilagad sakilig-ud-tur türüged ilaju tegüs nügtegsen burqan oroi degere-ni altan motur-ıyan talbıju tabun jagun abasıg-i üggüged magu sedkil-i inü arilju butanggui sedkil-ni gegen geyijü burqan-u jarlig-i dотора-ban orugulju itegeged buyan-tu sayın üiles-i erkilen barıgad burqan-u qutug-i olbai.”

而卡拉本和甘丹寺藏本结尾中多出目连母亲转生为婆罗门的女儿,世尊再一次超度、最后升天的题材,我们认为是来自于西热图·固师·绰尔吉的译本。这样,我们推断认为卡拉本和甘丹寺藏本这两个版本是另一种不同于丹巴道尔吉译本的蒙古文译本和西热图·固师·绰尔吉从藏文翻译的译本的结尾相结合而产生的。

三、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与汉文 《佛说目连救母经》的关系

日本学者宫次男在1967年的《美术研究》第255卷上发表了《目连救母故事及其绘画》一文,公布了在日本发现的汉文绘图本《佛说目连救母经》。该经是元代从浙江传入日本的。我们发现,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丹巴道尔吉·固师翻译的韵文体《目连救母经》与汉文《佛说目连救母经》之间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足以说明两者之间具有翻译渊源关系。

首先我们看一看人名和地名的翻译。在西热图·固师·绰尔吉翻译的经文中目连名字是沿着梵文译作“Modgeliyana”的。而蒙

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与丹巴道尔吉·固师翻译的韵文体《目连救母经》中都译成“目伦托音”(Molon toyin),很明显是受到了汉文“目连”的影响。关于蒙古文《目连救母经》中目连名字与汉语目连救母故事的关系,海西希和达木丁苏荣等学者都曾经谈到过。此外,目连出家前叫“Labag”或“Labug”(拉巴格、拉布噶),实际上就是汉文《佛说目连救母经》中目连小名“罗卜”的音译。丹巴道尔吉·固师翻译的《目连救母经》中目连夫人的使女名叫“ginjyi”^⑧,实际上就是汉文《佛说目连救母经》中的金支^⑨。此外,拉巴格的兄弟或仆人叫做益利,也从汉文佛经来。更重要的一点,在王舍城的翻译问题上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说明了它的汉文佛经来源。蒙古文绘图本和韵文本中都把目连母亲投生为母狗的地名翻译成“wangse neretü balgasun”,很明显是音译了汉文“王舍城”。王舍城是蒙古文佛经和故事中常见的古印度地名,蒙古语一般都沿着梵语译作“kabalig balgasun”。由此可见,蒙古文绘图本的原本并不是根据藏文佛经翻译的,而是根据汉文佛经翻译的。另外,科学院本把“恒河”译成“kündülen müren”。而恒河译成蒙古语作“Gangga müren”是一般的常识。但是,把“恒河”译成“kündülen müren”即“横河”,说明了译者根据的是汉文佛经,而且把“恒河”理解成“横河”。总之,这些名词的译法在某一点上说明了蒙古文《目连救母经》中的汉文影响。

日本发现的汉文《佛说目连救母经》为韵文体,丹巴道尔吉·固师翻译的《目连救母经》也是韵文体,而且两者之间具有逐字逐句的对应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汉文《佛说目连救母经》、丹巴道尔吉·固师翻译的《目连救母经》和蒙古文绘图本《目连救母经》之间的翻译层次问题。汉文《佛说目连救母经》中说目连母亲堕入地狱的罪过是:“将我儿设斋钱。广买猪羊鹅鸭鸡犬。喂饲令肥。悬羊柱上。夹血临盆。缚猪棒打。哀声未绝。劈腹取心。祭祀鬼神。作诸快